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樊锦鑫 译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0166600

死魂灵

[俄] 果戈理 著

樊锦鑫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樊锦鑫 译

责任编辑：赵云鹤 特约编辑：蔡宝瑛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桥企大厦 B 座 6 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16 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180-7/I·53

定价：25.80 元

译 序

眼里含着泪水，嘴上带着微笑，一句一段地将《死魂灵》译完了。半年多来，脑海里时时浮现着一个形容枯瘦的人影，他愤愤地将自己的书稿一页页地扔进火里，手捏火钳颤颤抖抖地在拨动着，老泪横流，放纵地笑着，一种近乎痉挛的笑。火焰熊熊，脸上一束金光，胸前一团暗红，似乎在绝望，似乎在忏悔，似乎在幻想，似乎在深思，他蜷缩着，划着十字，隐没在后墙的一片阴影里，黑森森的一片……

这就是果戈理，《死魂灵》的作者，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

他自幼就是一个令人猜不透的谜。自信而又自卑，浪漫而又现实，勇敢而又胆怯，坚强而又脆弱。他嘻笑地流泪，流泪地嘻笑，嘻笑的他让人流泪，流泪的他让人嘻笑。服务祖国、造福人民，他矢志不移，而他那企求流芳百世的近乎病态的功名心却又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他那敏锐的眼光能穿透庸俗的黑夜，预见到崇高的黎明，激动的心灵奋力冲破黑暗的包围，蜷缩的身躯却害怕黎明的真正到来。

天性充满矛盾的果戈理从欢乐的、喜剧的、浪漫的乌克兰来到了忧郁的、悲剧的、现实的俄罗斯。朦胧的十八岁，他写了一篇注定要成为他一生之写照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

一位青年人，厌恶家庭生活的猥琐，荣誉的幻想在召唤着他，他离开故乡告别未婚妻，出国漫游去了。他渴望一睹繁华的都市，经历人世的风波，见识美妙的事物，过了两年，却发现他所见的

全是些最卑鄙的畜生。梦想原是空虚的幻影，荣誉本是虚饰的光辉，他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去争取美好的命运。忧愁的旅人回来了：

在孤寂中流过生活的田野，
从简朴的家庭中得到满足，
不再倾听人世的喧闹，
这样岂不是更好？

长诗的出版实现了他的希望，他的希望同时又破灭了。杂志上刊出了两篇批评文章，恼怒之下，果戈理几乎把存书全部收回，付之一炬。诗篇焚烧了，然而它的幽灵却一直紧紧地追随着他，谁也没有觉察到。

他满怀着浪漫的理想来到彼得堡，现实的彼得堡使他大失所望，他不得不痛苦地在那些整日陷于猥琐工作里白白消耗着自己生命的人群中生活。深感屈辱的他很是自信，以为能将他们引上正路，自己便是最幸福的人。

他凭着他的天性，无须走上一长段的路，只要腿一迈，就从浪漫到现实，从现实到浪漫，两者便兼而有之。短短几年，他写出了浪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和现实的《彼得堡故事》。论才能，把丑恶与庸俗集成一堆同时加以嘲笑，果戈理是独一无二的。《钦差大臣》引起的震动迫使他惶惶然地走出国门。

从那美丽的远方眺望着悲凉的俄罗斯，他的天性、他的气质、他的才华全都焕发了出来，他写出了《死魂灵》第一卷。在那里，“有着对于美满灿烂的未来的预感和希望，可是这并不妨碍现在在全部丑恶的现实性上被反映出来”，赫尔岑如是说：“从索巴克维奇到普柳什金，——令人有恐怖袭来之感；你每走一步，就越是陷落下去，沉没下去，抒情的段落忽然照亮你，使你甦生，但立刻又被另外一些图画代替了，使你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落在什么样

的地狱沟坑里……”

构思具有史诗规模和深度广度的《死魂灵》按计划共有三卷，从庸俗、卑劣、猥琐、罪恶的“地狱”引导俄罗斯人走向崇高的生活，使奇奇科夫经过道德上修炼与复活的“炼狱”，升到理想的未来的“天堂”。完成了“地狱”这一卷的果戈理也就达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顶峰，“炼狱”与“天堂”实际上并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尽管他执着地，孜孜然以求之。悲剧已经蕴含在这巨大的构思里了。

“……常常有这样的時候，”果戈理他自己说，“当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常常有这样的時候，当你不能了如指掌地为所有的人指出通向崇高和美的途径时，那就不应该去侈谈崇高和美。后一种情况在《死魂灵》第二卷里的表现，是极为微弱的，但它却应该成为第二卷里最主要的东西，就因为如此，我把第二卷焚毁了。”

果戈理回来了，并非心甘情愿地与尼古拉之夜妥协了，捍卫起他先前所反对的，反对起他先前所捍卫的。人世的喧闹愈演愈烈，病魔紧缠的身体，濒临错乱的心灵再也经受不住了，他彻底地崩溃了，乞求着上帝。经过修改的第二卷手稿，他又一次地焚烧掉。

以焚书而始，以焚稿而终，他结束了他自己的文学事业，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十日之后，溘然长逝。

在火光的余辉中，我耳畔仿佛响起他发自天宇的声音：“……我的思想、我的名字、我的著作都将属于俄罗斯。”

正当译完此书之时，闻知俄国今有人已将《死魂灵》续写完毕。欣喜之余，更觉果戈理之悲……

近些年来，断断续续翻译了一些英语、俄语、日语的文字，按理说应该多少觉得得心应手起来，可是反而越发感到翻译是桩很费苦心的差事。相对而言，翻译果戈理的作品，更是难上加难。

果戈理的小说，有不少地方是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同时又有许多滑稽奇怪的发音、次序颠倒的字母或音节、古里古怪的句法安排。果戈理的作品往往情节贫乏，甚至没有情节，就《死魂灵》而言，所谓情节，不过是由奇奇科夫的旅行串联起来的不同场景的简单并列。果戈理的魅力在于这里：只要有点情节，不论是滑稽的，还是不滑稽的，他马上就能写一出五幕喜剧，而这出喜剧肯定是滑稽的。他的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凭借了他那奇怪的“发音动作体系”。他的语言艺术的成就因此也表现在他善于朗读上。当时就有人说：“果戈理朗读得精彩极了：不仅每个字都能听得清楚，而且他还常常变换声调，使朗读不显得单调，并能让听众领悟到其中最细微的含义。……听果戈理的朗读，我们感到这好像是按规则的格律写成的……使我极为震惊的是语言的非凡和谐。……他有时加进一个音节响亮的词，这只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和谐。”

由此可见，与其说果戈理是一位“语言的画家”，倒不如称他为“语言的表演家”或“语言的音乐家”。想到这里，不禁冒汗，翻译果戈理的作品好吃力哟，吃力也得不到一个自我安慰，更讨不得一个好啊。

上面所述或许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然而还有一个似乎更为重要的观念问题。

翻译观念，各不相同。就自己而言，我总觉得语言与文字，是思维的媒介或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心态的结晶体，是一种人之生存的方式。有些人企图回避这媒介，这结晶体，这生存方式，以为可以超越它们，将所指涉者直接化为译者头脑中的形象或意象，然后再用尽可能纯真的汉语传达出来。而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想用中国的水墨和毛笔去临摹西方油画的企图罢了。尽管画得很出色，但终究不是一幅油画。故而我倒是主张要尽可能地逼近原文，逼近这媒介，这结晶体，这生存方式，将深深蕴含其中的东西显示出来，哪怕临摹得不很出色，但终究是一幅近似油画的作品吧。

本着这一观念，总算将果戈理的《死魂灵》翻译完了，至于有几分成功或几分失败，任人去评说吧。不论怎样，这个观念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如果以后再有机会翻译的话。

樊锦鑫

第一卷

第一章

省城 NN 市一家旅馆的大门里驶进一辆相当漂亮的轻便马车，车身不大，底盘装有弹簧，乘坐这种马车的往往是些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百来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全是那些被称为中等绅士的人。坐在马车里的这位先生，虽非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可也不太瘦，不能说年老也不能说太年轻。

他的到来在城里没有引起半点反响，也没有导致任何变故；只有两个站在旅馆对面酒店门口的俄国庄稼汉发了几句议论，而他们谈的与其说是乘车人，倒不如说是那辆马车。“你瞧瞧，”一个对另一个说，“那是什么样的轱辘呀！你看呢，这轱辘，要是上莫斯科，能拉到不？”“能拉到，”另一个回答说。“可是要上喀山呢，我看就拉不到了吧？”“喀山可拉不到，”另一个答道。谈话到此也就结束了。还有，马车驶近旅馆时遇上了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窄又短的白条布裤子，一件赶时髦的燕尾服，里面露出一件用土拉产的青铜手枪形别针别住的罩胸。年轻人转过身来，瞥了一眼马车，一手按住差点儿被风刮掉的帽子，又径自走开了。

马车进了院子，前来迎接这位先生的是个客店侍仆，在俄国客店里也叫店小二，活蹦乱跳的，甚至看不清他的脸是个什么模样。他赶紧跑了出来，一手拿着餐巾，长长的身材又穿着件长长的线呢常礼服，后身几乎直顶到后脑勺，他头发一甩，手脚利索地领着先生上楼，穿过木廊去看上帝恩赐给他的卧房。房间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因为旅馆也是人们常见的，就是和各大省城旅馆一样的那种，旅客一天一夜花两个卢布便可以住进这样的房间，里

面像黑李子干似的蟑螂从各个角落爬出来，通往隔壁房间的门总是被一口五斗橱堵住，住在隔壁的人沉默寡言，举止文静，但非常好奇，总想摸清过往旅客的种种底细。旅馆正面外观和内部很相配：长长的，两层楼；底层没有抹灰泥，暗红色的砖块赤露在外，久经狂风暴雨变得越发灰暗，何况砖块本身就有些脏；上层一成不变地刷成黄色；楼下有几家卖马轭、绳子和小面包圈的铺子，在拐角的一家铺子里，或者不如说在窗口里，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守着一只红铜茶炊，他的脸红得跟茶炊一样，远处望去还会以为窗口摆着两只茶炊呢，要不是一只茶炊长着一把漆黑的胡子的话。

在前来投宿的这位先生察看自己房间时，他的行李拿了进来：先是一只白皮箱，有些磨损了，可见带着它上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抬这箱子的，一个是车夫谢利凡，矮矮的个子，穿一件小皮袄，另一个是侍从彼得鲁什卡，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身穿一件肥大的旧外套，看来是老爷穿过的，这小伙看上去面带几分厉色，大厚嘴唇大鼻子。随皮箱之后拿进来了一只美纹桦木精工镶嵌的小红木匣、一副皮靴楦子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些东西全拿进来后，车夫谢利凡到马厩去照料马匹，侍从彼得鲁什卡就着手安顿在狭小前厅，一间暗黑的陋室里。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衣拿了进来，同时也把自己身上特有的一股气味带了进来，随后搬来的那只装着仆人衣物的袋子也染上了这股气味。在这间陋室里，他靠墙摆上一张狭窄的三条腿的床，铺上一块不大的类似褥垫的东西，又硬又薄，好像一张薄煎饼，而且尽是油腻，也许跟他从客店主人那儿好不容易讨来的那张薄煎饼一样。

在仆人们忙着张罗的时候，主人往大厅走去。这些大厅是什么样的——每个出门旅行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用油漆涂刷过的墙，高处被烟草的烟雾熏得乌黑，低处被各种各样过往客人的背脊蹭得发亮，蹭得最勤快的要数当地商人，因为每

逢赶集的日子他们便三五成群地到这里来喝他们常喝的双壶茶；^①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是那么一只枝形烛灯架，上面悬着一串串玻璃珠儿，每当店小二灵巧地晃着摆满了像海岸鸟群那么多的茶碗的茶盘，踩着磨破了的地板胶布跑来跑去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儿就跳动起来丁东作响；总是那么几幅挂满了墙的油画，——总之，全都和到处看到的一样；不同的只是一幅画上的女神，其乳房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未见过的。可是，类似的夸张手法在各种历史画中也是常见的，这些历史画不知是在何时从何处由何人带到我们俄罗斯来的，有时甚至是我们那些喜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信给他们作向导的信使的建议在意大利大批买下的。新来的这位先生摘下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一条五颜六色的毛线围巾。这种围巾，凡是有妻室的，都是由妻子亲手编织的，一边织一边温情脉脉地叮嘱该怎么个围法，至于单身汉呢，我就说不准是谁织的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反正我是从未围过这种围巾。解下围巾后，便吩咐用餐。给他端来客店里常有的各种菜肴，比如菜汤加酥皮馅饼（这种饼是特意为旅客保存了好几个星期的）、牛脑烩豌豆、香肠炒白菜、烤阉母鸡、腌黄瓜和照例必备随叫随上的酥皮甜饼；在给他端这些热炒和冷盘时，他就让侍仆，或称店小二，天南地北胡扯一气：开这家客店的以前是谁，现在又是谁，赚多少钱。问到店主是不是一个大坏蛋时，店小二照例回答说：“噢，先生，他可是个大骗子啊。”就像在文明的欧洲那样，在文明的俄罗斯也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不跟侍仆闲聊几句，有时甚至开他的玩笑逗乐，他们在客店里是吃不下饭的。不过，这位先生问的也不全是无聊的问题。他不厌其详地盘问这城里省长是谁，局长^②是谁，检察长是谁，——总而言之，凡是身居要职的

① 即一份茶，分装在两只茶壶里，一只盛开水，另一只盛泡茶。——译者注。

② 十九世纪上半期旧俄省属机关有二大局，一为税务局，一为民政局。此处及下文通称的局应为民政局。——译者注。

他一个也不放过。可是，对每个显要的地主他盘问得更详细，甚至带着几分关切：谁有多少农奴，^①住在离城多远，甚至问到了是个什么脾气，是不是常来城里；还仔细问到了这一地区的情况：省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疫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疾病，这一切都问得十分详细周到，足见他远非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这位先生一举一动很是威风，擤起鼻子来也特别的响。不知他有什么门道，反正只听见他的鼻子像喇叭那样发出响声。这，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特长，却为他赢得了客店侍仆的百般尊敬，每当侍仆一听见这声响时总是头发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身子，低头问道：“有何吩咐？”吃罢饭，这位先生喝了杯咖啡，坐到沙发上，背后塞上一只靠垫，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装的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而是一种很像是砖块和鹅卵石之类的什么东西。这时他打起哈欠，便叫人领他回房，一进房倒头就睡，一睡就是两个钟点。醒来后，他，应客店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条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定呈报有关部门也就是警察局备案。手拿纸条，店小二一边下楼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六品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地主，因私旅行。”当店小二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费力辨认纸条上的字的时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本人已经出去观看市容了，看来他对这座城市还满意，因为他觉得这座城市丝毫不亚于其他省城：石房上的黄漆光彩夺目，木房上的灰漆暗淡素雅。房屋有一层的、二层的和一层半的，照例都带个阁楼，在省城的建筑师看来这种阁楼是很漂亮的。有些地方这些房屋像是消失在宽如旷野的街道和一望无际的木栅栏之中；有些地方则又挤成一堆，人来人往，生气盎然。时时见到一些被雨水冲刷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上面挂着面包圈儿的、皮靴的牌子，有一处招牌上画着条蓝裤子，还有一个华沙裁缝的签名；有一家商店招牌上挂着便帽和制服帽，还

① 俄文中“灵魂”一词亦可指农奴。——译者注。

写着“外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①几个字；还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两个人在打桌球，他们身穿燕尾服，就是我们在剧院里看到的最后一幕登台的贵宾穿的那种。画面上这两个人手持球杆在瞄准，手臂往后微扭，腿歪着，一副两脚腾空相踢刚落地的舞蹈架势。画的最下端写着：“游艺场在此”。有些地方，干脆当街摆上桌子，卖胡桃、肥皂和形如肥皂的蜜糖饼干；有一家小酒店招牌上画着条大肥鱼，鱼身上插着一把叉子。以前最常见的是颜色发暗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已被换成简洁的“酒馆”二字了。马路到处都有点儿不太像样。他还去看了一下市立公园，里面只有一些细瘦小树，生根不好，下面撑着三角形支架，绿漆倒是漆得挺漂亮。尽管这些小树还不及芦苇高，可是报纸在描述节日张灯结彩盛况时却说：“深承民政当局眷顾，我市之美化幸有花园一座，园内遍植林木，枝叶茂密，浓阴如盖，炎夏消暑，凉爽宜人。”又说：“市民满怀感激之情，心潮起伏，泪如泉涌，以表感戴市长大人，观此情景，令人不胜感动。”他事先向岗警详细询问了去教堂、政府各机关、省长官邸的近路，然后又去观看流经市中心的一条河，路上顺手扯下一张钉在木柱上的海报以便回去好好看看，他又目不转睛地朝一位颇有几分秀色的太太看了几眼，那太太走在木板人行道上，后面跟着一名童仆，身穿军人制服，手里提着个包裹。接着他又一次环顾四周，仿佛是想好好记住此处环境似的，然后才径直回去，由客店侍仆轻轻搀扶着上楼回房。喝完茶，他坐到桌前，唤人拿来一支蜡烛，从口袋里掏出海报，凑近烛光，右眼微微眯缝地看了起来。可是，海报上吸引人的东西却并不多：正在上演科策布^②先生的戏剧，波普廖文先生饰罗乐，贾士洛娃小姐饰科拉，其余角色就更不引人注意了；但他还是把演员名单全都看了一遍，

① 俄国人名，却冠以外商名目。——译者注。

②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此指其剧作之一《西班牙人在秘鲁，又名罗乐之死》。——译者注。

连池座票价也看了一眼，他还知道了海报是在省府印刷厂印的；然后又把海报翻转过来；想知道背面还有什么，可什么也没有找见，于是擦了擦眼睛，把海报齐整地卷好，放进小红木匣里。他有个习惯，见什么就往里放什么。这一天，看来，要以一盘凉牛肉、一瓶酸汤冒气饮料和按照俄国有些地方的说法是鼾声如雷入梦乡来结束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用在登门拜访上。来客出门拜访了市里所有的高官贵爵，他参拜了省长。省长原来同奇奇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有个安娜，^①甚至传说已呈报授予星形勋章了；他还是一个大好人，甚至有时亲手绣几针透空纱呢。然后他又去拜见了副省长，然后又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局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总监……令人遗憾的是要一一记住现世所有强者多少有些困难，不过只要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来客在访问方面上下运动积极得非同一般，他甚至还去了医务监督和城市建筑师那里向他们表示敬意。后来他又久久地坐在马车里寻思着还有什么人该去拜访，可是城里再也找不出其余的官员了。见着这些当权者，他花言巧语无不一一阿其所好。见着省长，他像是无意间顺便提到的，说一进他所管辖的这个省就好比进了天堂，条条道路都像天鹅绒一般，又说那些任用贤明官员的首长理当大加赞扬。见着警察局长，他把城里的岗警捧了几句；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局长谈话时，明知他们两个不过是五品文官，他却故意两次误称“大人”，捧得他们心里喜滋滋的。结果，省长邀请他光临当天的家庭晚会，其他官员也邀他请他，有的邀他吃饭，有的请他玩波士顿牌，有的请他喝杯茶。

关于他自己呢，看来，来客避而少谈，即使谈，那也是泛泛几句，一股显见的谦虚劲儿，而且遇上这种情况他通常挑些文绉绉的字句：说他是尘世间区区蛆虫一条，不足为外人过于器重，说

① 即安娜二级勋章。——译者注。

他一生饱经磨难，为伸张正义而含冤受屈，树敌众多，甚至有人竟欲置其于死地，还说他如今但求安宁，寻觅一席栖身之地，又说他既来此城便认为向当地达官敬意乃责无旁贷之举。这便是城里上下关于这位新人物所得知的一切，要知道，他很快就要在省长家庭晚会上露面，这件事他是不会忘记的。为了准备出席这次晚会，他花费了两个多钟点，那股子修饰打扮的认真劲儿实在少见。饭后小睡了片刻醒来，便唤人端水来洗脸，舌头从里顶着腮帮子，用肥皂擦洗了好久好久；然后，从客店侍仆肩上取下毛巾，先是直冲着侍仆的脸，鼻子哼哧哼哧喷了二三口气，接着从耳背起上下左右把自己那张圆鼓鼓的脸擦干。然后，对着镜子戴上罩胸，拔掉两根伸到外面的鼻毛，又马上穿上一件带闪光花点的越橘色燕尾服。这么穿戴好之后，他就乘上自备马车沿着无限宽广的街道而去，隐隐约约的窗户里透出几丝暗淡的灯光照在一条条街上。可是，省长邸宅却灯火辉煌，即便是举办舞会气派也不过如此而已；挂着灯的马车，门口的两个宪兵，远处传来的前导马驭手的吆喝声——总而言之，应有尽有。一进大厅，奇奇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起一会儿，因为蜡烛、油灯和女士衣裙闪闪发光刺眼得厉害。四处通明，满屋生辉，黑色燕尾服闪动着，一会儿在这里散开，一会儿在那里聚成一团，好像是七月炎夏一群苍蝇围着一大块洁白晶莹的糖，年老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把它砸成亮晶晶的碎片，孩子们围在旁边好奇地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上下挥动锤子，而苍蝇飞行轻骑队则乘着轻风，俨如全权在握的主人，大胆地奋飞进来，趁着管家婆老眼昏花而且阳光又刺得她两眼直眨巴的机会，这里散散落落那里密密丛丛地停落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夏天食物丰盛，美味佳肴本来就比比皆是，苍蝇们早已吃得撑肠拄肚，飞来此地全然不是为了吃，只不过是抛头露面，在糖块上前后走动走动，用后腿或前腿相互蹭蹭，或者在翅膀下挠挠，或者伸出两只前爪在头上搓搓，然后转身又飞去又飞来，回来时还带着一支支惹人恼火的新轻骑队。